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我有南山
君未识

陈非〇著

陕南民歌之旅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我有南山
君未识

陈非○著

陕南民歌之旅

WOYOU NANSHAN
JUNWEISHI
SHANNAN MINGE
ZHI LU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5N019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有南山君未识：陕南民歌之旅 / 陈非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5.3

ISBN 978-7-5613-8045-1

I . ①我… II . ①陈… III . ①民歌—研究—陕南
地区 IV . ① J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5114 号

我有南山君未识

——陕南民歌之旅

陈 非 著

责任编辑 杨 杰

责任校对 雷亚妮

封面设计 尚书堂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20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05 千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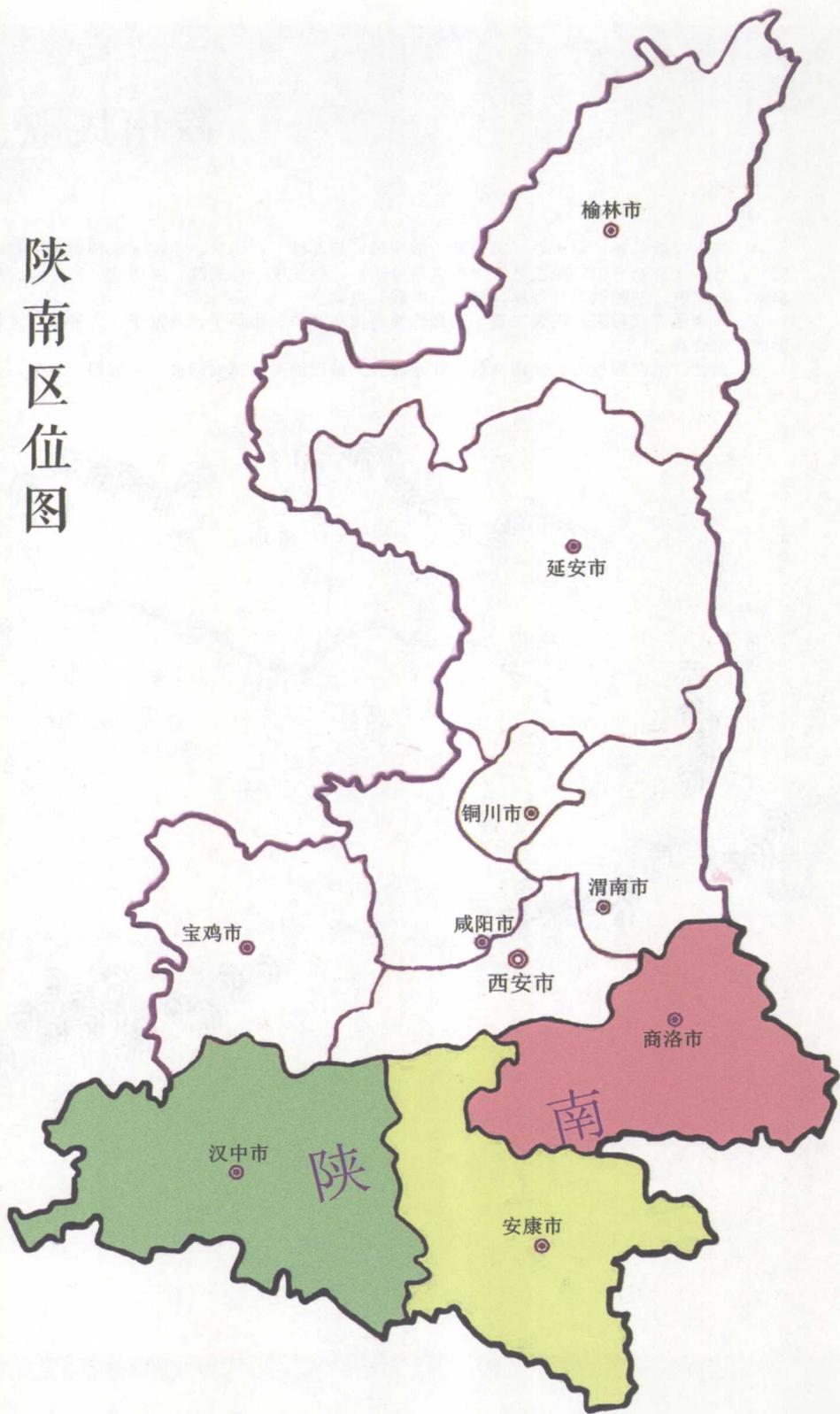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613-8045-1

定 价 4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传真：(029) 85303879

陕南区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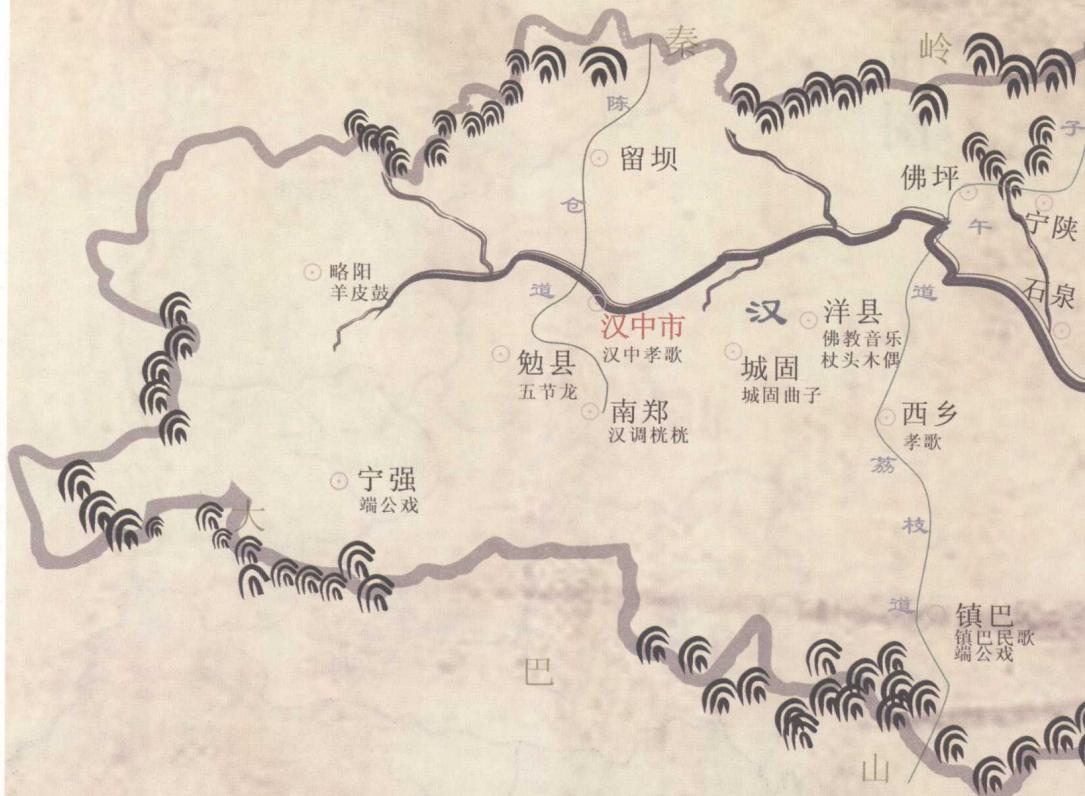


陕南民歌、曲

1、陕南民歌种类：通山歌（茅山歌、放牛歌、姐儿歌）；山歌、小调（求神调、叫魂调、求雨调）、号子（劳动号子、船工号子、拉风箱号子）；仪式歌（迎亲歌、哭嫁歌、拜寿歌、祝酒歌、拳歌、礼宾歌、劝善歌、拜香歌、佛句、孝歌）盘歌

2、陕南地方戏种类：汉调二簧、汉调桄桄、商洛花鼓、小场子、八岔子、大桶子、道情戏、皮影戏、端公戏

3、曲艺：洛南静板书、陕南渔鼓（柞水渔鼓、镇巴渔鼓、镇安渔鼓）花鼓调、道情、弦子腔



艺、戏曲分布图



2013年5月28日晴
身体宽，有时高
长多歌于怀抱。
气，歌气的
以求缓解。

著名的
民歌宝
国子部
快
的十
之首

陕南民歌考察笔记

2013年5月29日
造。关于《陕南民歌对唱》的音乐形式。以及
我听到的音谱如下：

三十一 绣

$\frac{3}{4}$ 一 绣 广东哎 哟哎金儿嘹 哟嘿么 扎大哎

$\frac{3}{4}$ 营 银儿嘹 绣子曹 摆金嘹 银嘹心亮

$\frac{3}{4}$ 羊儿嘹 清郎子哥哥 点么军若

二姐刘郎嘹

二 绣 花石街，街上好买卖，绣个姑娘郎来。
三 绣 李娘，受苦在席房，绣个童子拜观音。
四 绣 观世音，坐在莲花墩，绣个童子拜观音。
五 绣 一只船，船在大江边，绣个童子拜观音。

目录 |

引子 消隐的诗歌	/1
壹 听见天籁之音	/9
穿越陕南的千年古道	10
走近众神的天堂	14
悠然见南山	21
听见天籁之音	24
贰 商山下的和声	/29
一个人的乐队	30
商州民歌	37
我有商山君未见	41
花鼓的涅槃	46

竹林关的花鼓戏	51
娑罗树下等情郎	58
郎在小镇起歌声	61
南山“歌剧”《山伯访友》	67
四方山下的幸福生活	73
金井城神话	82
金井河畔叫魂调	87
听柞水渔鼓	90
姐儿歌	97
金钱河畔看花灯	102
寂寂古镇	113
鸳鸯戏楼唱秦楚	117
漫川大调	121
月亮睡觉的地方	125
你要嫁人带着我	129

叁 茶马古道上的情歌 /133

茶马互市的遗韵	134
水乡后柳的艳遇	141
插秧歌	145
此江若变作春酒	150
银叙女儿相应歌	156
紫阳民歌的今生今世	161
岚皋薅草锣鼓	166
旬阳民歌与羊山小调	170
蜀河《十爱姐》	175
陕南孝歌	178

汉江上的龙舟	194
五里镇火龙	198
八仙桌上的情挑	204
女娲山下弦子腔	210
李生姐妹戏	215
金州城里的“鸳鸯蝴蝶”	217
 肆 汉江上的精神图腾	/235
巴山腰上的歌城	236
邂逅南山歌王	239
广场上的赛歌会	246
执着的接力手	252
苗家姐妹	254
山中问牛郎	259
巴山深处哭嫁歌	261
戴上面具即是神灵	269
赤子之声	285
光影里的情感世界	288
汉江上的船工号子	295
祈天赐雨五节龙	305
宁强羊角舞	310
雍城秦曲汉中调	316
汉王朝的凤啸龙吟	321
 伍 来自《诗经》的回响	/337
乡音的合唱	338

陕南人的传家宝	343
从隐逸到殿堂	348
诗经化的民歌	353
后记	/360

引子 消隐的诗歌 |

每年三月，我都要去香积寺，看那里桃花盛开。桃花一绽放，春天就回来了！

六年前，我再次来到南郊，想看桃花，却不知路的两旁，绽放的全是高楼大厦。

在我茫然之际，忽然瞥见路旁写着“南庄村”，提醒我这是一千多年前崔护题诗的地方。“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崔护在这里不见美人，我在这里失去桃花。

城市已经蔓延到这里，我的身边全是行色匆匆、不知要何去何从的人，汽车喇叭和农用三轮车的噪音震耳欲聋，此起彼伏。城镇化在发展，城市在扩张，虽处故地，诗歌里的世界却在短暂的时间内消失了。

一切都在快速生成。早在十年前就有人推出“手按键盘气自华”的诗歌生成电脑软件，每天有近两万首诗歌产生，只是与诗无关。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物质渐渐丰盛，人心慢慢贫瘠。诗歌曾经拥有的崇高已经开始瓦解，曾经风靡大江南北、守候个体心灵的诗歌也一去不复返。

一直以来被大众喜欢的“水调歌头”“念奴娇”，已经很少有人会唱。而在半个世纪以前，还被读书人吟诵的《诗经》，已与现

代人隔膜生疏。

对于普通大众，几乎忆不起这部曾教我们从容优雅的歌典。

谁来了？是谁带走了它们？

如果说，所有一切消失的东西都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那么它们都去了哪里？

散落的《诗经》 放下了手中的笔，我决定去寻找中国诗歌之源头——《诗经》，那些我们曾经的优雅。

未动身之前，我听到了一个关于《诗经》的传奇故事。相传《诗经》经过孔子的删减编辑之后，传给了子夏，子夏又传给了毛亨，毛亨又传给其弟子毛苌。

后来秦灭汉兴，西汉时刘德为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在河间城北设立“君子馆”，招揽贤者学士到此讲学，流浪至此的毛苌应聘于此。

毛苌不仅能背诵《诗经》，并能逐篇讲解。只是好景不长，“君子馆”解散，毛苌再次流落街头，以砖当石，刻字留经。

《诗经》便以这种方式流传下来。让我兴奋的是，毛苌刻字留经的地方，就是当今的河北省河间市，一个叫作诗经村的地方。

2010年7月6日，我坐上北去的列车，想去寻找《诗经》的下落。

一夜的火车，再转乘汽车，第二天下午我到达河间市，却没赶上最后一趟去诗经村的班车，我沮丧地雇了一辆摩的，等赶到毛公书院和毛公祠时，夕阳已经落在地平线上，一片金黄。

长满荒草的祠堂边，我没能找到《诗经》，更没听到古老的歌谣。村里一位老人告诉我，很早以前政府盖了这么个院子，就是没什么人来，哪里还有你说的什么《诗经》啊！你不看这里到处都在招商，谁还有心思写那些不值钱的玩意儿？以前倒是有个老汉叫冯振江，拉了一群人，写啊唱啊的，现在早不唱了。我问人呢，“死了！”那人一脸不屑地说。

我找到长满荒草的毛公坟冢，磕完头，惆怅地搭了回城摩的。

司机打量着我，你是来投资的？我们这地便宜，我可以给你联系这儿的村长，你要是别的，那我告诉你，我们这驴肉火烧好吃。哦，你是来看《诗经》的，那有啥意思，你听我讲讲民国总统冯国璋吧，冯国璋与王士珍、段祺瑞是“北洋三杰”啊，我就是他孙子，真的。

我坐进他用大字广告包裹起来的特殊车斗，摩的轰鸣着在尘土飞扬的村道上驶向了河间市火车站。

就这样，第一次寻找那些散落在民间的诗歌以失败告终，我连夜回到了古城西安。

正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一位朋友告诉我，《诗经》从未消失，就在黄河以北，一个叫作洽川的地方。那里东临黄河、西依青山，气候湿润，水源充足，素有“小江南”之美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经》开篇第一首，也是《诗经》最广为流传的一首，我仿佛看到了雎鸠“关关”在黄河边相对而唱，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正顺着水流且歌且行。

洽川在渭南市合阳县，地图上标识距离西安大约二百公里，有京昆高速公路可以直达。思虑之后，我再次踏上寻觅《诗经》的路途。

驾驶着汽车，我们几乎用了六个小时才到达合阳县境。合阳是以滩川与塬著称的渭北东部大县，其中知名的滩川就是洽川，最大的塬就是县城所在地。黄昏时分，我们沿着一条村村通的水泥路进入合阳县城。

县城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座古老的斜塔，塔尖上长着一棵小树，像是松柏，犹如冠翅峭立。走近一看，塔北面正中门额题有“千金塔”三字。塔前广场上的碑刻诗文，记载着“千金塔”的来历与合阳的过往。我忽然想起著名的高僧印光大法师当年就在此修行，而代表汉隶最高成就的书法瑰宝《郃阳令曹全碑》也出土于这里。

看来我找对了地方。本想细细造访这座古塔，只是天色渐晚，我们商议之后，便决定立即赶往洽川。

距离县城二十余公里的洽川是合阳的一个小村镇。夜幕降临，北风吹来，寒风瑟瑟，村委会前面的广场上燃起了一堆篝火，腾腾烈焰染红了周围男女老少的脸。

蓦然，一声呼号自深巷中传出，号子才落，有汉子背着鼓、敲着锣、举着火把，从遥远的黑暗里狂奔而来。再后面，又是几个汉子，也背着鼓、敲着锣、举着火把，嘶喊着狂追，看不清面容，脸上一律涂得五颜六色，很是狰狞。

鼓放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间空地上，五六个人围着它，肌肉突起的鼓手，抡起尺长的鼓槌，其余人一脚踏在鼓沿上，手拿锣或铙钹围成一圈，鼓锣铙钹一齐响。呼号声、呐喊声，响彻宁静的夜。我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合阳东雷的上锣鼓，被誉为“黄河岸边乡人傩”，是当地一家旅游机构组织的群众性演出。

带着奔波的疲劳和美好的想象，我在一户农家安顿下来。

第二天上午，朋友找来了一位导游小姐带我去洽川湿地，一路上她跟我讲述着有关洽川的故事。洽川，准确地说是黄河西岸的一片滩涂川地，也叫黄河湿地，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型湿地。

相传，商代末期，莘野（今陕西合阳县洽川镇）村里出了一位大美女，名叫太姒。太姒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心灵手巧，她纺的线又细又匀，织的布又平又展，巷院不论谁家有事，她都乐意帮忙，人们都夸姑娘心眼好。

太姒的名气越传越远，远在西岐（今陕西岐山县）的周文王便

打发使者来洽川访查。使者回去后如实汇报，周文王心里高兴，同时他又担心使者的话有夸大的成分，便亲自来到了洽川。谁知周文王与太姒一见钟情，美丽善良的太姒就在姊妹们地陪伴下，来到温泉沐浴洁身后，随周文王去了西岐。

后来，当地村中女子出嫁，也都一一仿效太姒去泉中沐浴，久而久之，便有了一个典雅的名号——处女泉。

2008年7月，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和香港、台湾及大陆百余所重点大学的两百余位专家、学者来到合阳，他们受邀共同来认定：合阳是诗经文化之乡，洽川是中国爱情诗之源。

导游小姐的故事讲得很迷人，再看眼前的景致，芦苇荡荡，枯荷连连，水鸟呼朋引伴，雎鸠出双入对，真是鸟的天堂！《诗经》里的意境也许只能产生在这样美丽古朴的地方。

我问导游小姐，《诗经》有在这里传唱吗？

你不看人都忙着赚钱，谁还弄这种闲淡事，不过偶尔也有现代歌舞演出，那是要售票的。好啦，你是朋友介绍来的，导游费用我给你打折，一百元人民币如何？导游小姐说。

付完导游费，我走在湿地边，晚风中有些寒意。不远处巨大的建筑物在夜色中像一个随时都会俯冲过来的怪物，我仓皇地离开了。

一个地方被开发成旅游项目时，就是商品化的开始，那些原本为当地群众所真实拥有的生活，已经不再具有完整性，当它们被加上了“文化”或“艺术”的时候，事实上它们的性质已经改变。湿地还在，诗歌却不在。

我再次失望地回到黑夜中的西安。这座古城似乎在夜晚中刚刚醒来，KTV炫目的灯光划破天空，灯火迷离，古老的《诗经》散落到了何处？

相遇陕南民歌 2010年12月24日晚，我受邀参加文化艺术报社在西安市北郊一家大酒店举行的平安夜晚会。

四十多位青年编辑、记者欢聚一起，热闹非凡，我斗胆唱起一

首刚刚学会的陕南民歌——高山调子。

我身边的著名作家、翻译家陈若星女士欣喜地击掌相和，对此歌赞叹不已，并让我帮她写下歌词。我顺手在一片纸巾上写下：

开山歌

乖姐住在对门崖，一年跑脱几双鞋。

有朝一日石崖垮，你家搬到我家来。

写完后，我身边的同事惊奇地说，它多有《诗经》的意境啊！

那夜，我失眠了，一个声音更加明晰强烈：我苦苦寻找的《诗经》会不会隐逸在陕南民歌里？我何不顺着内心的召唤去寻找！

问题是，散落在山谷、村落里的民歌，如何寻找？思虑之后，我设计出两个方案：其一，去采集之前，熟悉当地民俗、节庆时间。其二，通过熟知当地的朋友和文化馆介绍，寻觅到最合适的歌手。

在陕西省文化厅组织编写的一套《第一批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录》目录上，我欣喜地看到有这样的记录：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部分，其中二十五首歌谣的流传地在汉水上游安康、商洛、汉中一带，其语言形象生动，曲调优美动听，现在依然被当地人传唱。

我似乎看到了《诗经》的传承脉络：《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2011年3月25日，我来到汉中洋县参加一年一度的油菜花节。

从新修建的西汉高速路南下，不到三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南山深处、汉江边上的美丽小城。

开幕式上歌舞欢腾，花仙子一样的美女载歌载舞，却不见陕南民歌或者舞蹈的影子。汉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甘文杰告诉我，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陕南民歌已经退缩到了秦巴山深处。

“我似乎感觉一切都是外在而毫无意义，纷繁复杂的面貌令我